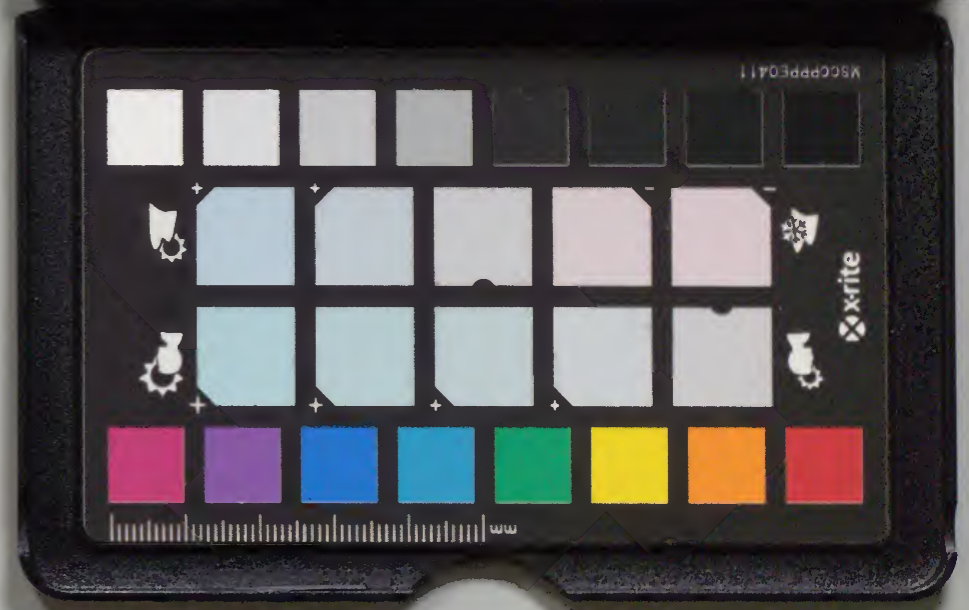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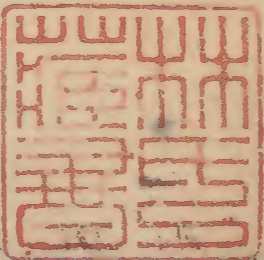
伊洛淵源錄

伊洛淵源錄

伊洛淵源錄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5126 |
| 冊數 | 6 (6) |
| 函號 | 287 121 |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二

淺草文庫

張思叔

名釋嘗記伊川言行一編亦名師說所著詩文甚多今存數篇

遺事三條

張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為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授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頗能文入縣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為也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行已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它日程

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為空祝髮也及伊川先生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時從學者甚眾先生獨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矣

見呂氏雜志又童蒙訓云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蓋能守此則無不可為之事

和靜言焯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思叔穎悟疏通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先生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家居壽安學者從之漸眾和靜嘗因侍坐稟伊川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焯聞先生語湏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

丞秦檜素高其節卽迎辟為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居無何遭大變故虜人立張邦昌俸于位邦昌初不敢當而賊臣從旁勸進曰相公今姑權宜從事忍死為一城生靈贖命他日為周公為王奔惟相公所為耳邦昌於是俛首唯唯卽趨虜帳受偽號既虜人去滋久邦昌恬無自孫意時人皆意邦昌實預邪謀畏禍無敢言者公首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書成率同院簽與俱往相顧無一首肯公遂以書自抵銀臺司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投袂叱曰逆類吾今日

不愛一死正為此爾而欲吾稱臣邪出卽以繳申尚書省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恐敗誅甫議迎隆祐皇后爲垂簾計其書大畧曰相公閣下服事累朝爲宋寶臣比者不幸迫於狂虜使當僞號非常之事閣下此時豈以義爲可犯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欺所以忍死湏臾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孫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者孰若虛受於已而實存趙以歸耳是得春秋祭仲行權之旨而不苟辭其名故天下戶知之而無一人以相公爲非也虜人旣北相公於義卽合變懼自列於朝上皇子惟康王在

解悟然它日待守恐思叔不及焯先生以爲然思叔長於爲文又善辨事先生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靜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伊

川嘗言晚得二士

見涪陵記善錄

張繹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

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寬錄尹和靜語

馬殿院

逸士狀

何兌

公諱伸字時中

案語錄或作時仲或作時舉恐亦當兼行

東平人也自弱

冠登第不樂馳騫以階進晦迹州縣人無知者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姦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程先生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先生高第張繹以求見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死者乎先生聞而嘆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同僚相忌至以飛語中傷之不顧也逮靖康初政樞密孫傅始以卓行薦于朝召既至中

外天下所繫國統有歸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閣下退就北面之列然後從而引咎以明身為人臣昧於防患不幸為寇讎脅汗當時不能即死以待陛下今事既定夫復何面事君請歸死有司以為人臣失節之戒退伏闕下以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以閣下忠實存國義不苟生棄過錄勞而身名俱榮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以多肆然尚當非據偃寢禁闔若固有之羣心狐疑不知所謂上天難欺下民可畏成敗之際間不容髮閣下若以愚言粗有覺悟伏望亟圖猶可轉禍為福於匪朝伊

夕之間此伸所以不敢自外且效愚職分於朝廷過此以往則閣下包藏既深志慮必異外假設飾事端愒日待期而實陰結寇讎合從爲亂九廟在天雖萬無成理然伸亦願生不汙與叛逆同朝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既而戶部侍郎王及之言於邦昌以上皇寧德宮府藏所有及池塘魚藕之利可盡取以資國用公復慨然引義白於都堂曰古者人臣去國其君待之猶三年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猶若此則臣之報君宜如何今吾君遠狩猶未出疆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擬欲追挽而不可得君之府藏燕遊忍一

朝而毀乎此與削迹何異竊不可許邦昌不聽今上龍飛公屢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從竄削上知其忠且有功於國遂擢爲殿中侍御史荆湖廣南撫諭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雍還臺言執政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不報嗣上章以臣言可采卽乞施行非是臣合坐誣罔大臣之罪移病待命旬日貶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寘之死地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有識者爲朝廷惜其去至戚嗟相吊且爲公危之公以襆被就道無憂懼之色人益嘆服公天資重厚雖勇於爲義而耻以釣名凡所建

明輒削其藁故人少知者不幸卒為仇陷於死死公之

得其詳或云時王淵屯淮上受潛善等密旨加不利於公

天下知與不知莫不痛之未幾廣陵不守果如公言
紹興初乃追贈諫議大夫公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
故其臨事奮不顧身每如此姑掇其大者以補國史
之缺謹狀

先君紹興初作此文携以呈故丞相李公李
公許以達朝廷未及而薨紹興癸酉倅辰陽
忽見邸報宰相秦檜自陳其靖康之功謂他

人無預焉先君遂以此文繳申尚書省大激

檜怒送荆南詔獄令自引虛獄辭皆出吏手

先君不得預也奏上又以情重法輕特削官

貶真陽未幾檜死蒙恩東歸繼復舊物而病

不起矣嗚呼痛哉秦檜靖康末為中丞於虜人帳前乞立趙氏其謀議

皆出於先生及察院吳給敦仁敦仁為草劄子檜忌人分功深諱其事及見逸士狀恐先君知而揚之故忿憾至死辛巳仲冬十日男鎬謹書

續記

何鎬

先生調官未嘗擇遠近利害到部但視資當入者即
注擬家東平乃授成都郫縣丞尚在選調至任未幾

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先生先生辭以多弊不可爲守問其故先生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禍守曰君旣知其弊尚何辭先生至場中則諸邑人紛然矣豐飲食玩好文飾羨女凡可以蠱誅者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先生盡逐之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畧無留滯於是蜀人稱誄萬口一辭時提舉常平孫侯按部至成都境上早行見負擔者假寐道傍以待曉怪而問之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

已抵郡卽呼吏書牒薦之卽日改秩先生常以此語人云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干人也先生爲奉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行茶引先生拒之曰民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守怒曰朝命安可抗先生曰伸爲令誠不忍見民轉溝壑守曰須先劾爾事乃可行民間先生被劾爭赴愬諸司或徑達臺省事遂解又嘗掌市易倅以百縑令售之先生辭以直高倅強之先生曰伸不敢以詐估官直須伸去乃可欲尋醫倅懼而止

先生在奉符孫傳伯野在西掖慕洛學遣其子見先

生求二程先生語錄先生曰此書今非其時未敢遽傳其子固請先生曰第歸尊公若果有志無憚再來既還以告伯野曰吾志欲求道違恤它乎遂令復至先生乃授之且謂曰尊公既得此書不得久於朝矣未幾果以繳高鼎詞頭罷

先生出使過州縣必察民利病餽遺一無所受初至清湘所在民羣聚遮馬首投狀乞留其宰問其善政皆曰不知其它但知知縣到後未嘗有吏下鄉先生即日以舉牒付民使以遺令衆歡然乃去令姓張失其名至番禺問諸司以屬吏之賢者同薦一節度推官姓黃曰

方陳述生殺自任官吏無不畏附惟此人敢與之

曲直幾遭虎口乃舉之還至舒州從人就縣索夫馬其令不應直至前日殿院所合得不敢不供從人分外需索實不能應先生延之坐且謝之既而謂人曰某以臺官過州縣一令乃敢拒之是必有氣局者還

朝首薦之周令姓

先生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先生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身行李一檐而圖書半之山東已擾

而家屬尚留東平

先生自湖廣還將入奏於道中採訪得執政不法事作彈文方且藁而先君追及於建康先生喜曰吾有事數日不能自決望子久矣因出藁相示且曰吾欲首言之先君曰先生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似未晚先生曰彼忌我若未及言而有遷除柰何然吾當有以探之是時方召孫覲謝克家乃言此二人皆小人不可用如覲親草降表極其筆力以媚虜人受其二女乃負國之賊也果不報遂除司農卿先生固辭乃繳進彈文時執政怒甚搜求無以爲罪乃指彈

文中言邵成章上書事成章中官也以爲趨向不正遂貶公

遺事三條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爲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爲御史論事公論與之見程氏遺書

靖康二年四月八日監察御史馬伸狀伏見逆胡犯順劫二帝北行且逼立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

以恐死就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
卽就死城中之人不卽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
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訟獄謳歌又皆
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
以謂相公外挾強虜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今南道
然後據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
心但謂虜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
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闕雖有忠義之志相公必不
能自明蒲城生靈反遭塗炭辜負相公初心矣伏望
相公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稟太后命令而後

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
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
行拘收俟立趙氏子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
禍爲福伊周再作無以復加如以伸言爲不然卽先
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
謹具申太宰相公伏候鈞旨申時奉鈞旨一切改正
九日追僞赦不行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請
元祐皇后垂簾決政邦昌行太宰事中外大悅追回
諸路赦文并收初四日立宋太后手書不用遣馮澥

李回爲奉迎使副

見江藻所編
實錄草本

胡文定公時政論曰馬仲言黃潛善汪伯彥措置乖方自言官黜為監當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慎命令則以下還都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復祠宮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衛膚敏而用孫覲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吳給張闡邵成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優厚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眾所共知亦眾所共見不敢以無為有亦不敢以是為非而當時不信其言而罷之反以為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謹捐軀

為國之人惡其毀譽之核實而不亂也邪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仲既遠貶雖有詔命不聞來朝君子憫焉此雖賁以龍閣未盡褒勸之禮乞加追獎及其子孫以承天意見胡文定公集

侯師聖名仲良河東人二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有論語說及雅言一編皆出衡山胡氏其為人便繁亦見胡文定公行狀

遺事三條

人有欲館侯子於其門者侯子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侯子從之侯子遂行或問之侯子曰蔬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

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為祖母忌日飯僧者召侯子侯子不往或問之侯子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見侯子雅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畧時事則纖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於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身貧賤亦可慨矣伏望吾兄力薦於

朝俾命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為無補

見胡文定公集

尹子曰先生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

見外書

或曰江陵有侯師聖者初從伊川未晤乃策杖訪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邪師聖後遊荆門胡文定留與為鄰終焉愚案侯子非荆人據諸書所載但知前數條而胡公行狀亦止云孰觀二先生之言行不言其見濂溪也濂溪卒於熙寧六年而侯子靖康建炎之間尚在其題上蔡謝公

手帖猶云顯道雖與予爲同門友然視予爲後生則其年輩不與濂溪相接明矣且其言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者亦與侯子平日之言不相似凡若此類學者詳之

王著作

墓誌畧

章憲

福清王先生程門高第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徙平江先生資稟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徼名當世世亦罕知之知府事孫公祐列先生學行

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先生爲上言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丐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有二紹興二十三年五月戊午疾終于里第葬于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楊文靖公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中書舍人朱公震

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焯皆舉
以自代胡公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
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二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三

胡文定公

行狀畧

公諱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父淵故宣義郎致仕
贈中大夫母吳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公生於熙寧
甲寅九月二十二日巳時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
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穎昌
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竒重公與論經史
大義公以是學問益強識致日明文辭迥出流輩博
士欲令諸職長各呈其文課將攷優劣而去留之皆

爭先自送公獨繳還差帖願退就諸生之列中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時策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公推言太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考官得之定為第一將唱名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諦聽逾時稱善者數四親擢公為第三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非休沐者不出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不以文藝為勸除大學錄學生劉觀石公揆輕俊有名試選屢居上游一旦觀為人代筆事覺公揆薄遊成訟逾告期不歸為之游說者甚衆公正色曰錄以行規矩為職職不能守

莫以錄為且二人者果佳士而所為如此亦何足恤衆不能奪竟致之法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公言曰學校所以成就人材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當使學者於規矩之外有所畏而不為謹案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為先文藝為下臣當以此仰奉明詔改使湖南是時蔡京方得志所行事既不善而官吏奉承過當愈為民害學校其一也公獨搏節行之禁其太甚士子持法自肆者懲之常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所至訪求人材詢問利病禮下賢士刺舉必由公論風采嚴肅郡縣敬畏不敢犯會有詔

旨委諸道提舉學官論舉遺逸公以末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時蔡京已惡公不爲已用於是屬吏李良輔徑訴於朝稱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鄒浩所請託也京大怒改良輔合入官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人皆爲公膽落帥曾公孝廣來唁公退謂僚佐曰胡提舉凝然不動賢於人遠矣獄未成移北路再鞠之訖不得請託之狀直除公名勒停公退居荆門漳水之上定省之外以經籍自娛家人皆忘其貧而親心適焉旣而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乃辯明前事有旨復公官改正元斷然公任意益薄矣政和元年張商

英相除公成都府路學事公以親年寢高卽上章乞侍養得請滿二年未能朝叅丁令人憂服除政和八年矣余深入相薦名士十人公與其一有旨召對公至京師卧疾不出百餘日逡巡謁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未受命而中大捐館舍中大嘗欲公及時建功立業而毋令人又每以進取爲戒公處其間委曲將順旣不失令人之本心又不拂中大之嚴訓終喪謂子弟曰吾奮迹寒鄉爲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遂稱疾掛冠買田塋旁築室勤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李彌大吳敏

譚世勣合章薦公經學可用齒髮未衰特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公來謝且辭靖康元年除大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淵聖急召坐後殿以俟公卽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陛下昔在東宮潛德韜晦其於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畧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隱而未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向久而績效未見則於古訓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

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之幸臣又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謙議旣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面而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觀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姦雄不思夷狄肆行大勢一傾不可復正望詔大臣詢以脩政事攘夷狄之方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

臺諫仍集百官議於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
 按爲國論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
 中興之效除中書舍人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
 之舊凡大小之臣與已不同者卽指爲朋黨見公論
 學術之奏愠懟形於詞色乃言於淵聖曰安國往者
 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此可謂不臣矣淵聖不納
 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翰對曰臣雖未識其面
 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夫無不入
 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蔡氏所污惟安國一人耳淵
 聖嗟異焉南仲知淵聖意不可回乃諷臺諫掎角論

公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淵聖終不許中書侍郎何臬
 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公上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
 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
 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衝跋
 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
 軍旅每歲一案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卽各
 率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
 尾大不掉之虞一舉而兩得矣臬方得淵聖心密說
 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
 欲當南道之任又以於公嘗有推挽之力必無駁異

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
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猶不得已
於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外州郡而已于後京師被
圍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翱翔漢上不復比顧大畧如
公所策云吏部侍郎馮澥言劉珪行李綱責詞實乃
爲綱游說珪坐貶公言侍從之臣雖當獻納至於彈
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不得侵紊而澥越職妄
言上瀆宸聽非所以靖朝著也陛下聖度寬明無私
好惡廣開公正之路而澥無故復稱黨與未殄議論
未一宜察姦罔早加懲戒夫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

京行於崇寧脇制異已而遂其跋扈之謀者何忍更
遵用之使羣臣益分門戶迭相排毀置國勢於傾危
乎陛下卽位數降詔旨追復祖宗善政良法而澥獨
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
再挾紹述之議國論至今紛紛未定則澥之故也於
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臬從而擠之遂除右文
殿脩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虜騎已薄都城矣公在
省一月告假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論列或謂公曰
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於細微今以小
事爲不必論至於大事又不敢論是無時可言也虜

圍益急淵聖命召公及許景衡旨竟不達今上登極
召公爲給事中公雖辭避未行而痛憤夷狄侵陵心
在王室盖有趨命之意而黃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
斥逐忠賢於心意益戾公因於免奏有言曰陛下撥
亂反正將建中興政事人材弛張并黜凡關出納動
係安危聞之道塗揆以愚見尚多未合儻或隱情緘
默卽負陛下委任之恩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顛愚
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潛善惡之諷給
事中康執權彈擊遂罷除命建炎二年樞密使張浚
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命州郡以禮敦遣子寅

時脩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喻朕旨催
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公以建康東南都會上旣在
是而眷待如此慨然欲入朝行次池州聞莘吳越遂
具奏引疾而返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元年除
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
篇先獻于上復除給事中上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
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
尤難窺測今方思濟艱難豈於理戎禦侮之際虛費
光陰耽味文采而已乎陛下必欲削平僭暴恢復寶
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

面之術盡在是矣除蕪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公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庶幾成書可備乙覽未允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湘諸軍事公上奏曰勝非當黃潛善汪伯彥秉鈞之時同在政府緘默傳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下詔令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淪滅三綱乃至於此天下憤鬱皆不能平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逞勝非不能死生以之偷合苟容不顧君父汭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門下檢正黃龜年書行公上奏曰由臣愚陋致朝

廷侵紊官制既失其職當去甚明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方以春秋進讀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縱臣無耻公論謂何是時左相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傾右相秦檜未得其方過姑蘇太守席益知其意謂之曰目爲朋黨可矣然黨魁在鎖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爲助而據公奏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又如國計何遂落

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實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夕羣
出東南檜三上章乞留公不報卽解相印去位侍御
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
吳表臣上疏言安國扶疾造朝亦欲行其所學今無
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寢願浩卽排黜給
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擠表臣等二十餘人云
以應天變除舊布新之意臺省爲之一空勝非遂相
公登舟稍泝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留再旬至
豐城寓居又半年乃渡江而休于衡嶽之下爲終焉
計買地誅茅結屋數間名之曰書堂頽然當世之愈

矣初王荆公盡屏先儒以爲淺陋獨用己意著三經
新說離析字畫偏旁謂之道德性命之學於春秋聖
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
之不列于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
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爲春秋而仲尼經世
之心幾於熄矣公自壯年卽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
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
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
心刻意哀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
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

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沫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二月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今纂脩所著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給史史筆札委疾速投進公嘗謂宮觀之任本以養老優賢非因避職及獲譴義不欲

請也及此除乃上表謝曰謹修有用之文少報無功之祿卽再加刪潤繕寫奏御上屢對近臣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意非諸儒所及也乃除公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公以疾未行御史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司諫陳公輔遂論公學術頗僻行義不脩復除知永州提舉江州太平觀又之上念公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沒于正寢贈左朝議大夫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

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碁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邪是後不復奕爲學官京師同僚多勸之買妾事旣集慨然歎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爲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按行屬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卽止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罷官荆南僚舊餞行于渚宮呼樂戲以俟而交代龜山楊公時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請坐講論不覺日晷云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飾姬妾請令出奉卮酒

爲壽公蹙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阨陁豈吾徒爲宴樂之日敢辭其人赧赧而止辭受取捨一介之微必度於義雖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也恬靜簡默寡於言動雖在宴間獨處未嘗有怠容慢色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矜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爲高見怠慢不虔必頽蹙曰流光可惜將爲小人之歸矣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之大

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敬
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學
者亦未嘗降志孫言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也壯年
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荅顛川曾幾書曰窮理盡
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
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克擴亦未免物物致察
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
有非外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
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爲其

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
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繆不堪點檢聖
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
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
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
克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
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
則擴而克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
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公
於出處由道據義以心之所安爲主其欲出也非由

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以出處問公公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安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定夫者游察院酢也顯道者謝學士良佐也與楊時中立皆二程先生之高第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公尚論古人則以

諸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爲冠慕用鄉往言必稱之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溫儀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薰然可親近之意年寔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以備家廟薦饗之用造麴藥治秫米潔噐用節齊量無不親之於其祭也必沐浴盛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方饗則敬已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雖在離亂遷次居處衣食或有不給而奉先之禮未嘗或闕由少至老食不蕪味深居疾病膳羞不可致子孫或請稍近城郭公

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之故移不貲之軀哉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唯口所不道故亦手足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轉志之凡財利假貸劑約必明期日必信無少差忒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其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卽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寢思所以告吾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二程門人侯仲良久居三川多識賢公卿士大夫之所爲而熟觀兩先生之德行又嘗周流天下泛求人物鮮有可其意者後

至漳濱公館留之逾年仲良潛察公心意於言笑動止之間不覺歎服語人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公一人耳初娶李氏繼室王氏皆贈令人子三人寅左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寧將仕郎宏右承務郎女適右迪功郎向沈孫大原大正葬于潭州湘潭縣龍穴山禮官議以道德博聞純行不差謚公爲文定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四

程氏門人無記述文字者

王端明

名巖叟字彥霖大名人元祐中為臺諫官登
 政府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記其行
 事甚詳然不及其學問源流也惟遺書前篇
 有其答問而其集中亦有記先生語數條又
 祭明道文有聞道於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
 亦有兩疏推挽甚力蓋知尊先生者然恐其
 未必在弟子之列也

劉承議

名立之字宗禮河間人叙述明道先生事者其父與二先生有舊宗禮早孤數歲即養於先生家娶先生叔父朝奉之女郭雍稱其登門最早精於吏事云

林大節

不詳其鄉里名字行實但遺書云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然則亦篤實之士也

張閔中

不詳其名字有答書見文集

馮聖先

名理汝州人陳恬叔易為作誌文尹公再題其後其子忠恕從尹公學涪陵記善錄者也誌跋皆見錄中外書又載尹公之言先生門人馮理字聖先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間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間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願亦有一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鮑商霖

名若雨永嘉人有答問數條及錄伊川語一

卷今見文集遺書

周伯忱

名孚先毗陵人與其弟恭先伯温同受學有語錄及答問各數章今見書集伯忱嘗為臨安教官其家有伊川帖數紙其一邢和叔問先生謂二周與楊時似同恕恐二周未可望楊時如何先生答云周孚先兄弟氣質純明可以入道願每勸楊時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當察此

唐彦思

名棣宜興人有語錄一卷見遺書

謝用休

名天申

潘子文

名旻

陳貴一

名經正與其弟經邦貴叔同受學四君皆末

嘉人名見唐錄

李嘉仲

名處遯洛人亦見唐錄後為中書舍人溺死

維揚

孟敦夫

名厚洛人祁寬記尹和靖語云孟敦夫來從伊川又爲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何不見尹焯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彥明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靖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焯之心也伊

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洒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然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棫邵溥送焉

范文甫

暢中伯

二人不詳其名見揚遵道錄

李先之

名朴贛上人爲西京學官因受學焉呂氏雜誌云李先之周恭叔皆從程先生學問而學

蘇公文詞以文之世多譏之者

暢潛道

名大隱洛人遺書第二十五卷卽其所記也
遺書云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
蓋未有得也

郭立之

名忠孝宣徽使達之子事見伊川年譜祁寬
記尹和靜語云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
皆不答一日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
問皆大且須切問近思外書云郭忠孝議易
傳序曰易卽道也又從何道或以問伊川伊
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今觀忠孝
所著易書專論互體卦變與易傳殊不同然
其子雍辯年譜所記事甚詳未知孰是

周恭叔

名行已永嘉人遺書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
記也祁寬記和靜語云恭叔自太學蚤年登
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
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
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願未三十時亦做不得

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嘗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和靖偶及之伊川云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父母遺體以偶賤倡可乎上蔡謝公亦言恭叔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住便放了胡文定公亦云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

邢尚書

名恕字和叔其行事詳具國史及邵伯溫辨誣等書云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為人明辨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於學亦日月而至焉者也又云謝良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厚不敢疑族子謂程公孫孟子既知天安用尤滅氏因問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願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為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

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
狠先生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
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於此也上蔡語錄云
邢七自言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
餘時勾當甚事蓋放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
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淳責之
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四終

伊洛淵源後序

昔孔子續述羣聖之道至孟子而愈明孟子之
後至二程夫子始克紹其緒程子之學得於周
子而益闡之當時師友之盛可追洙泗諸子非
漢儒之所敢望及考亭朱子出又能集厥大成
而折衷之蓋伊洛淵源一書凡周程張邵及其
門人之言行政事無不備載而聖賢相傳之道
炳然見於其中如五緯之麗天百川之有源委
其有功於世教大矣
大參蘇公伯侑頃在鄂省鋟梓武昌郡庠及涖

後序

浙省又命刊于吳學會郡守蕭侯仁甫幙長獲
獨步丁成之克相其成所以惠後學益廣矣公
之自叙有曰能本於聖賢脩己之學而不溺於
詞章記誦之習能明於聖賢治人之方則不誅
於權謀功利之說至哉言乎夫脩己者道之立
治人者道之行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君者
此道也孔子與後世諸君子之所以為師者亦
此道也外此而詞章記誦權謀功利其於道也
遠矣公之是書必欲求聖賢修己治人之實而
為不為虛文其於

國家培植基本敦厚風俗之意又切矣學者讀
是書而進之其可不知公之用心者哉世安忝
教干茲故不揆而僭附於序末云至正九年己
丑春三月朔求嘉李世安敬序畢

